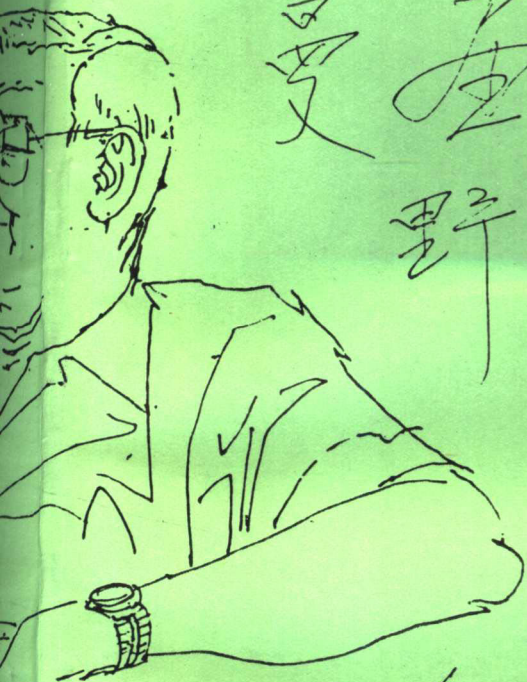


诗，美的使者



野 曼

I207.25
Y412



受虐八
野

苦行
羊球

诗，美的使者

诗，美的使者

野 曼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赣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 印张 2 插页184,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60—0818—X/1·736

定价：4.20元

诗和爱（代序）

——回答广东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1987年8月4日在流花湖拍摄电视片《爱的追求者》时，答记者问。〕

问：野曼同志，你从事新诗创作近五十年，写下了许多诗、诗论和散文，也写下了你对爱一往情深的追求。可是，你得到了爱的回报没有？

答：应该说，我已经得到了爱的回报。虽然，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因为我的诗文被判处了死刑，一律插上了“大毒草”的标签，而使我陷入了困境，使我长期在痛苦中煎熬，但是，我心中爱的火焰并没有熄灭。我的诗也没有因判处死刑而消亡。有爱，就会有诗。真正的诗活在真爱之中。正如我在《爱的潜流》一诗中写的：

“刑罚，只给我们添了几根银发，
毁誉，使爱的潜流愈益纯净。”

“是这爱使我们受住了‘十年’的苦难，
才活到了这扬眉吐气的时辰。”

而且，不只如此。我手上还拥有一支笔，这支笔又还在写。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欣慰，也是爱给我最大的回报。究其实，爱和诗，应该是给予，是奉献，而不是索取。当人们忘我地把爱和诗都给予了人间，把自己的悲悲喜喜，都通过自己的诗而溶进了人们的悲悲喜喜之中，你就将得到了真爱，这爱也将使你的心灵无比充实而富有。你还要

索取什么回报呢？说实在，我给予的，是太少了，太少了。

问：野曼同志，你怎么理解爱的呢？

答：我说过：“爱着是美丽的”。因为，爱是心灵上永恒瑰丽而芬芳的花束。人们因为爱而存在，而美丽；而欢欣，而幸福；而追求，而献身。爱也将产生强大的动力，创造出奇迹。世界将因为爱的成熟而变得生气蓬勃，美伦美奂，异彩纷呈。

当然，爱也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其结果，不是背叛了爱，损害了爱，便是使爱沐浴着风雨，向更高的层次升华。

毁灭了爱，人间将成为一片黑夜，一片沙漠，一湖死水；生命的花将无声地凋谢。世界将回归于混沌之中。

真爱，将经受一切最残忍的考验，在疾风急雨中，显得无比芬芳、妩媚而动人。

只有真爱，才能孕育和诞生真正的瑰丽的诗。爱就是一首芬芳而瑰丽的诗。

我祝愿：一切追求爱的人们，会得到爱，也得到诗！

目 录

诗和爱（代序）

诗评界的喧哗与骚动

3 我的诗观

4 诗，中国和世界的汇流

——写于曼谷第十届世界诗人大会上

10 新诗观念更新的是是非非

——新诗坛一场无法回避的争论之一

10 裂变，引起诗坛大胆思考、探索与追求

13 新诗的观念更新给诗坛以新的生机

16 诗，应该谋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20 朦胧诗、怪文诗的来龙去脉

31 中国的月亮并非特别不亮

38 诗人，不是拙劣的画师

52 色彩缤纷的现实在呼唤诗人

60 诗评界的喧哗与骚动

——新诗坛一场无法回避的争论之二

60 门，是封不住的

- 63 身为人师的责任
- 65 “疏导”无罪
- 71 诡辩的破产
- 76 怪诗、怪论及其它
 - 新诗坛一场无法回避的争论之三
 - 76 朦胧诗与怪诗
 - 78 诗还是要自己的“老祖宗”
 - 84 靠近时事未必能出好诗
- 92 诗，散文诗与散文的是是非非
 - 92 诗与散文的交叉
 - 102 散文得力于诗

诗林之旅随笔

- 115 敞开的心灵
- 118 真情何妨多说
- 121 新，诗人的渴望
- 125 独特构思闪射的光芒
- 128 善借景物以抒怀
- 133 面目可爱的小诗
- 139 小而精与小而怪
- 138 有感于比喻之难
- 141 坏在“未能免俗”
- 143 节日可以有诗
- 146 诗人的洞察力

150 立意，诗人追求的瑰宝

155 诗缘情而绮靡

受难的缪斯及其它

161 受难的缪斯

165 诗人、诗和“我”的遭遇

172 我所知道的郭老（上）

——听郭老谈诗

178 我所知道的郭老（下）

——郭老改诗及其它

不自量力的序和跋

185 不断丰富和探索

——《华夏诗报》1987诗选序

189 兴奋中的沉思

——《华夏诗报》1988诗选序

194 岭南诗人的最佳选择

——《华夏诗报》1989诗选序

197 横跨海峡与大洋的诗桥

——《华夏诗报》1990诗选序

200 犁青现象的探索

206 寓真情于尺素之间

——晓帆诗集《香港小夜曲》序

212 “迷你”的追求

——序诗集《迷你情思》

- 214 情、景、意一体
——读陈绍伟的《西南行吟》
- 216 走向没有脚印的荒野
——序李富祺诗集《周末的夜晚》
- 221 倾向诗的……
——序蔡宗周诗集《五彩的花束》
- 223 读费岚岚
- 227 请珍惜已故作家的作品
——蒲风诗集《六月流火》编后记
- 231 为蒲风十二册诗集写的按语

血与火在呼唤新诗

- 249 血火交织的现在呼唤新诗
——“文革”审查中退回唯一的一篇诗论
- 249 再出发，再歌唱
- 250 今天的诗
- 260 今天的诗论
- 270 血与火呼唤着诗人

诗评界的喧哗与骚动

我的诗观

诗，是美的使者。

生活美与心灵美的相互结合、融化、升华，才出现了诗美。这是最纯的艺术晶体。

对于诗的美与美的诗，我只想说这几句话：

唯真情，才动人心；

唯实感，才有血肉；

唯有我，才有灵魂。

我信奉这“三唯”。

古今中外的诗艺宝库，存货甚丰，皆可取之，溶之，化之，博取众长，为我所用，从而创造新的诗美。凝固等于死亡。对此，我的立足点始终是：

借鉴西方，决不是无目的“西方化”；

继承传统，也不是全盘的“古典化”；

强调主体，更不是单纯的“个人化”。

一切“化”，“化”一切，应该是给诗以新的美，新的生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诗，而坚决清除离奇怪诞！

诗，中国和世界的汇流

——写于曼谷第十届世界诗人大会上

一部光芒四射的中国诗史，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诗歌曾经和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我们。这两个“走向”，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世界诗歌的聚会交流，是一种涛飞浪卷向前奔驰的潮流。它的浪涛所及的地方，诗歌就获得蓬勃的生机，就在拓展，就在开花和结果。任何的阻塞和封闭，都将导致诗歌的枯萎或死亡。

中国有着辉煌的诗歌宝库。在古老的年代，它就走遍了亚洲和太平洋。远的不说，二十世纪初，中国古典诗词在太平洋彼岸美国崛起的诗歌运动中，就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时美国独树一帜的意象派和它的主将庞德，就曾广泛地从中国古典诗词吸取营养。他不只改作过屈原的《山鬼》、汉武帝刘彻的《落叶哀蝉曲》等等，而且翻译李白、王维的诗词，题为《汉诗译卷》。他推心置腹地承认，他所运用的意象艺术表现手法，就是得益于中国古典诗词。他认为，中国诗歌，“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动力”。因为他睿知的目光，发现了中国诗歌“从不直接说出他们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为此“人们才不辞烦难地移译中国诗”。难怪美国现代派主将艾略特把庞德誉为“为当代发现了中国诗的人”。不只庞德如此。当时蒙罗主编的《诗刊》，也曾积极地发表

英译的中国诗词，并且热情地介绍和评论，而引起了轰动。英译中国古典诗词专集也纷纷出版。西方文学史家曾为此惊叹的中国诗歌淹没了英美诗坛。这一切，不只说明中国诗歌具有高度的走向世界的艺术功力，以及它应享有的光荣，而且说明了英美诗坛的目光睿智。他们为此赢得了诗歌的繁荣和迅疾的拓展。

但是，我们从未忘记这一页历史：世界诗歌曾更大规模的走向中国。也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先驱者们曾大量的引进世界诗歌。无须旁证。中国新诗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世界新诗所催生和哺育的。没有世界诗歌，就没有中国新诗。当年新诗的主将之一的胡适，曾郑重其事地宣告他的新诗创作“成立的纪元”就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他所翻译的美国诗人的诗《关不住了》（见《尝试集》·再版自序）。究其实，中国新诗正是发端于这种翻译、移植和借鉴。先驱者们从世界诗歌得到了启迪，认识到中国新诗的建立、生存和发展，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突破旧的僵化的传统模式，开辟一条宽敞的通道。这是催生中国新诗的一个思想的闪光。正是如此，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才可能在《新青年》杂志发出中国新诗的第一声啼唤（见《新青年》四卷一期）。

当然，这一切一切，还应该归功于中国“五四”运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孕育。因为这一革命要求打破旧的思想、旧的模式和一切旧的羁绊，新诗最敏感地顺应了这一“要求”，而成为新文学革命的先锋。新诗大胆地引进和借鉴，向世界诗歌发出了热烈的邀请。中国诗坛向世界诗歌敞开了大门：

古希腊的荷马在走向我们，

英国的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济慈、布朗宁在走向我们；

法国的雨果、鲍狄埃、波特莱尔、艾吕雅在走向我们；

德国的歌德、席勒、海涅、布莱希特在走向我们；

意大利的但丁、米开朗琪罗在走向我们；

苏俄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别德内依、马耶可夫斯基、叶赛宁在走向我们；

波兰的密茨维奇在走向我们；

匈牙利的裴多菲在走向我们；

美国的朗费罗、惠特曼、狄金森、桑德堡、庞德在走向我们；

印度的泰戈尔和智利的聂鲁达在走向我们……

我不惮烦地罗列这一大串光辉夺目的世界诗星的名字，是在于证明：中国新诗的诞生、成长和发展，是曾有过这么一大批世界诗星提供过高效的“奶汁”，它才可能如此生机勃勃，气势盎然，并以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新兴文学中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席位；同时证明：中国诗坛有旺盛的涵摄力，它能容纳、溶化、吸收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诗歌。这从中国诗坛先驱者身上也可以找到印证。

中国新诗艺术的奠基者郭沫若，他对中国新诗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应该说主要的就是得益于世界诗歌的“奶汁”。他第一次从英文本读到了美国朗费罗的《箭与歌》时，曾使他产生了象“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的奇异感受（见《我的作诗经过》）。这话出于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极深的郭沫若之口，生动地表明：他从外国诗歌中发现了古典诗词中所未曾有的奇异魅力。正是因为他博览了惠特曼、歌德、

海涅、拜伦、雪莱和泰戈尔等诗人的大量诗歌，才为他在
中国诗坛“开一代诗风”提供了条件。他的新诗史的奠基之作
《女神》，正是受到了惠特曼的启迪的。此外，谢冰心也承
认自己的《繁星》（一九二二年）与《春水》（一九二三年），
是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见《繁星》序），同时还受到了日本俳
句短歌的影响。还有，中国三十年代出现的以戴望舒为代表的
“现代”诗人，也接受了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和美国二十世纪初
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当代中国诗坛泰斗艾青早期的诗，也接受
过西方现代诗的影响，等等。以上举例，证据确凿地说明，是
世界诗星哺育了中国诗星。一部光芒灿烂的中国新诗史就是
世界诗星进入中国诗坛的天空以后才开始写下的。中国诗史
也记载了他们光辉的名字。我们衷心感谢他们！

但是，中国新诗之为中国新诗，是在于：它在吸取世界
诗歌的“奶汁”的同时，又没有割断自己的传统的“基因”。
它拥抱世界诗歌而又区别于世界诗歌；它突破传统而又吸收
传统。尽管在中国新诗史上，从‘五四’时期迄今，全盘西化
和排斥西方，继承传统和否定传统，这两种倾向曾此起彼伏、
此伏彼起地交替出现，或是同时并存，但是，在左右摇摆之
后，主导的力量还是控制了一个顺应时代和历史的“方位”，
使它在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包括世界诗歌）的双轨上运行。
远的不说，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十年浩劫”时期，就曾视西方
为异端，奉传统为经典；“假、大、空”诗风，更把中国新诗
推上了绝壁，逼进了穷巷，几乎窒息。现在，中国大陆又进
入了新的狂飙突进的革新时期。由于长期“封闭”，由于对
世界诗歌长期隔绝，由于“古典诗词加民

歌”被钦定为“基础”，“定于一尊”以及由于“假、大、空”诗风长期肆虐，等等，中国诗坛又出现了一种反拨，这就是对西方诗歌的狂热追求。不少青年诗人和青年诗歌爱好者，把西方现代派奉为神明，把传统视为僵尸，并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激烈争论。我认为那种“狂热追求”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以视为是对“封闭”和“窒息”政策的一种惩罚。而那种“激烈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因为，其中许多是是非非、似是而非的问题，必须通过争论才能解决。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把这一“追求”和“争论”，引导到对传统扬弃与吸收、继承与创新，特别是对世界诗歌的借鉴上来。

明摆着，中国大陆不少青年诗人和青年诗歌爱好者，对世界的和自己传统的诗歌，都知之不多，都处于极端贫血的状态，尤其是对于西方诗歌，他们多是从第二、三手间接地模仿和学习，因而出现了对西方盲目的、紊乱的追求，和对自己的传统盲目的、紊乱的否定。为此，对这两方面的启蒙和借鉴，尤其是对曾经长期封闭的世界诗歌的引进和借鉴，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迫切的课题。

中国新诗之走向世界，首要的，自然还是必须有极具中国的艺术风格的，表现了自己国家、民族的精神、气质和风韵的，而且极具艺术功力的诗篇。那些“全盘”从西方“搬来”，又“搬出”去的，充其量只能是复制品或二等品或等外品，是肯定不能走向世界的。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毫不迟疑地欢迎世界诗歌走向中国。世界诗库，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现代艺术宫殿，它具有现代意识、现代表现艺术形式和风格，以及色彩缤纷的神